



秦腔

穷人恨

马健翎 著

东风文艺出版社

次 坊

第	一	場	狐
第	二	場	当
第	三	場	抓
第	四	場	送
第	五	場	吵
第	六	場	哭
第	七	場	逼
第	八	場	收
第	九	場	求
第	十	場	说
第	十一	場	請
第	十二	場	告
第	十三	場	密
第	十四	場	哀
第	十五	場	驅
第	十六	場	搶
第	十七	場	撕
第	十八	場	求
第	十九	場	征
第	二十	場	悲
第	二十一	場	閑
第	二十二	場	回
第	二十三	場	多
第	二十四	場	子
			送
			食
			罵
			神

第二十五場
第二十六場
第二十七場
第二十八場

陷害
勒繩
捕捉
报仇

时 間：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七年七八月期間。（人民解放軍轉入全國規模的進攻）

地 點：此地抗日戰爭時期被敵偽蹂躪，日本帝國主義投降後，又受蔣介石反動政權的摧殘，終為人民解放軍所解放。

人 物：

胡萬富 五十幾歲，惡霸地主，陰險毒辣，大煙癮很重，長一嘴八字翹鬚，臉白而瘦。人們當面稱呼“老財主”，背後叫他“爛肝花”。

高 順 三十幾歲，大煙鬼，輕嘴薄舌，舔尻子拍馬屁的小人。胡萬富的走狗。

馮鎮長 三十幾歲，趨炎附勢之徒。

老 劉 六十歲左右，忠厚老實，胡萬富的佃戶。

滿 倉 老劉的大兒子，二十一二歲，性剛強。

紅 香 老劉的女兒，十五六歲，性剛強。

長 壽 老劉的幼子，八九歲。

安老婆 六十幾歲，操勞過度，兩眼矇矓，弱不禁風，孤苦伶仃的過了一輩子受人壓制的生活，怕惹是非。

安兴旺 安老婆之子，十七八歲，農村青年。

保丁甲 為人凶惡。

保丁乙 名曹三。

保丁丙 名占修。

農民一 青年。

農民二

農民三 四十多歲。

王 氏 胡万富的繼室，四十岁左右，极力打扮，看起来有点滑稽，为人矜夸驕傲，性暴而泼辣。

张老汉 貧农，五十多岁。

常 有 张老汉之子，二十几岁。

保 子 胡万富家的雇工，四十多岁。

长 工 胡万富的雇工，三十来岁。

馮見喜 中农，四十多岁，良善而胆小。

袁尚义 貧农，三十岁左右，健壮，勇敢好义。

刘万和 四十几岁，貧苦农民。

武工队长 三十几岁，半武裝打扮。

武工队员

第一場 狐 羣

胡万富噙着长杆卷烟袋，打呵欠，揉眼，懶洋洋地上。

胡万富 （唱二六）一覺睡到大天明，

太阳照的眼难睜；

只觉得头昏身乏困，

抽一袋烟儿养精神。（繞）

（仰眉合眼地沉思着，轉一个小圈，向內喊）

高順，高順！

高 順 （內应）哎，来啦，来啦。（輕步跑上）老財主，有

什么事？

胡万富 你們給我搞啥吃的？

高 順 我叫他們給你包了几个羊肉餃子。

胡万富 听說馮鎮長从县上开会回来啦，我想他今天会看我来的，多搞一点。

高 順 对。

胡万富 有酒吧？

高 順 有。

胡万富 搞什么菜？

高 順 羊肉絲細粉条。

胡万富 就是这一个菜？

高 順 还有丸子粉湯。

胡万富 再多搞几个菜，要象个待客的样子。

高 順 我看行啦，他又不是外人。

胡万富 你們往后待人处事，要有分寸，他如今当了鎮長，我們应当另眼看待，不要教人家見怪。

高 順 哼！他当鎮長，他当鎮長还不是凭咱們大少爷維持的，他还能見怪咱們？

胡万富 你懂得啥呢？他虽然凭咱們当鎮長，当了鎮長，咱們用人家的地方就多了，两好并一好，咱們对人家好了，人家就会替咱們多办事。你快下去再多搞几个菜。

高 順 对。（下）

馮鎮長手里提一包糖果之类的礼物，得意地搖頭擺尾地上。

馮鎮長 （唱二六）大財主办事真能干，

專員司令都喜欢。

这一条粗腿要抱定，

一步一步升大官。（截）

（連叫帶進門）

老財主。

胡万富 噢，鎮長，我知道你今天一定会来的，快坐下。

馮鎮長 我給你老人家帶來一包好點心。（說着把手里提的點心放在桌上）

胡万富 你就常常費心。

馮鎮長 老財主，我給你老人家報喜，大少爺真有辦法，專員、保安司令都夸奖他好，大少爺在咱縣上說一句話，誰敢不听，連縣長在大少爺面前，總是書記長長，書記長短，恭恭敬敬的；咱們縣上的事，簡直都由大少爺辦理，你老人家該喜歡吧。

胡万富 （高興地笑）好么，這就全凭你們大家肯出力，能辦事。

馮鎮長 咱們這鎮上的事，我就是抓得緊，窮小子們背地里恨我哩，罵我哩，我不在乎；只要上邊說咱好，還怕啥哩。

胡万富 就是的么，窮小子天生的賤骨頭，不能給好臉。

馮鎮長 老財主，現在咱們的事，越好辦咧，專員、保安司令，都是从前跟大少爺在一塊給皇協軍辦事的人，都是老朋友；你等着看，大少爺不久還要上升呢。

胡万富 好么，只要他能上升一步，大家都能上升一步。

馮鎮長 那是自然的么。

胡万富 日本投降的时候，到处吵嚷办汉奸呢，多少人怕的要命哩，我心里就有个底儿哩；皇协军也好，蒋主席也好，反正他们非要人给他办事不可，谁来了咱给谁办事，怕啥哩。

馮鎮长 还是你老人家有才学。

胡万富 我给你说，那时候我只担心一件：最怕共产党得势哩！老天爷保佑，蒋主席下命令消灭共产党，咱们这里来不了八路军，真是大家之福。

馮鎮长 老财主，你提起八路军，我又想起一件要紧事啦，现在又摊下壮丁啦，光咱们镇上就要八十名呢，连念书的学生都要哩。

胡万富 嗯，学生还要，那我的二娃三娃在城里念书，该不要紧吧？

馮鎮长 自己的人，当然不要紧，不过大少爷给我说，教你老人家在这庄上找一个人，顶二少爷的名字当兵，这样就更好。现在抓壮丁紧得很，路上有四五十岁的人，都教抓走啦。（把周围看了一下，到门外看了一下，低声地）咱们镇上，已经布置好啦，明天就到各保抓人呢。

胡万富 哪你说教谁替我二娃当兵好？

馮鎮长 这人你要事先讲通，不能教他乱说。

胡万富 （想）教谁去？

馮鎮长 你就教老刘的儿子满仓去，他不敢不去，你把老刘叫来商量，我替你老人家说几句话，他一定会顺顺儿去的。

胡万富 对。老刘，老刘。

老刘连头也不抬，走上。

老 刘 老财主。

胡万富 跟你商量一件事。

老 刘 老财主，你老人家叫我做啥我还能不听話么。

胡万富 （笑）我知道你听我的话，现在上边又要壮丁哩，你叫满仓替我二娃当兵去；当兵是好事，将来得了一官半职，带盒子枪，你就再不要受苦啦。

老 刘 （惊慌发抖）嗯？（哀求）老财主，你知道我的光景，去年娃他妈刚死了，我花费了不少的钱，欠下许多帐，家里又没有吃的，全靠我满仓受苦哩，他一当兵。我全家几口人就不得活！

胡万富 （认为触撞了他的威严，大生气，把桌子一拍）什么；你不愿意！

老 刘 （哀求）老财主，老财主，你……

馮鎮长 老刘，你怎么这么糊涂！我给你说，上边又派下壮丁啦，反正满仓这一回非当兵不可。

老 刘 嗯！又要壮丁？满仓还要当兵？鎮长，不能吧，你知道我家里就只有满仓一个人能动弹。

胡万富 现在许多地方打仗哩，蒋主席要的人多，没人当兵打仗，共产党来了怎么办？

老 刘 嗯？（呆望胡万富）

胡万富 你娃去了，你就不要在我这里当长工啦，回家种地去，每天给我挑的担几回水，扫个院子就对啦。有啥为难处，一斗八升，我还可以给你揭借。

馮鎮长 老刘，这还不好？教去吧。

老 刘 （又不敢說理，又不愿接受，万般无奈）哎！我……（蹲下哭起来）

胡万富 站起来！不准在我家里哭。老实說，你全家人的命都不够抵我的債，你不要后悔！

老 刘 哎！天呀！天呀！

馮鎮长 老刘，你太不象話啦！

胡万富 好！不要你滿仓去，欠我的錢給我，种我的地丢下，給我滾！高順！

高順急跑上。

高 順 什么事？

胡万富 把帳本子算盘子給我拿来。

高 順 对。

轉身要走被老刘拉住。

老 刘 老財主，你老人家不要生气，我……我我教他去，我教他去！

胡万富 哼！

馮鎮长 要去今天就教他到鎮上来。

老 刘 鎮长，迟几天还不行嗎？

馮鎮长 不行，还有手續要办哩。

胡万富 你快回去說去。

老 刘 哎！（擦泪下）

胡万富 这一回搞壮丁，大概还会有花钱的人吧？

馮鎮长 当然会有的。

胡万富 高順，以后征粮征款，一定越来越多，瞅准放帳，

抓紧討帳，誰要揭咱的錢，非三毛利息不可。

高 順 那还能教他少了！鎮長，再多征几回丁，多征几回款，这一帶的好田好地，老財主都会弄到手的。

馮鎮長 征粮征款管保不会少的。

高 順 越多越好。

胡方富 鎮長，走，到后边吃点飯。

馮鎮長 哎，老人家，我吃过飯啦，我刚吃过飯。

胡方富 随便飯，多少吃一点，我给你准备着哩。

馮鎮長 来了就要“打搅”。

齐下。

第二場 当 兵

老 刘 （內唱尖板）

一路走来渾身顫，（顛簸地上）

行步不前两腿酸。

昏昏沉沉回家院，（进門）

滿仓、紅香、长寿惊慌上，扶住老刘，叫問：“什么事？”老刘痴呆地看自己的儿女，捶胸踏脚，好一陣开不了口。

老 刘 （接唱） 从天上降下了大禍端。

老財主为人心太坏，（抓住滿仓）

他……他要你替他的二娃当兵（中斷又唱）

到……到外边。

满 仓 嗯！他要我替他二娃当兵？爹爹，你答应没有？

老 刘 我……我……

满 仓 你答应没有？

老 刘 嗯？

满 仓 你答应啦？

老 刘 哎！好娃哩，不答应，人家马上就要钱哩，收地哩；娃，你说有啥办法！

红 香 爹爹，不能答应！我哥哥走了，咱一家人就要饿死！

满 仓 杀了我也不去！

老 刘 满仓，不敢那样，不得过去，人家有钱有势，谁背地里不把那人叫“烂肝花”，他要你死，你就不得活！

满 仓 欠他的钱，种他的地，难道把人的命都由他啦？

老 刘 娃，咱在人家手心里活着呢，人家说要你命，就要你的命哩。

满 仓 我不去，看他把我怎么样办！

老 刘 娃，你当我舍得叫你去么，没法子，冯镇长也說上边又要壮丁哩，你非去不可。

满 仓 那怕他们把我杀了，我就是不去！

老 刘 好娃哩，你去，我回家种地。如今这年头，穷人们都得半死半活的活着。这事情我看出来啦，你不好好的去，免不了镇上捆你去，把老财主也惹下了，马上一家人就不得了。满仓！你看，我这么大的年

紀，你兄弟才几岁，（目視紅香、长寿）你……你……
 哎！（滾白）我叫叫一声滿仓，滿仓！这回当兵
 你不得不去，不敢糊涂任性，为了你年老的爹爹，
 年幼的兄弟姐妹，娃！你……你……乖乖儿的去
 吧！

（唱二六）滿仓儿不敢耍强性，

听我把話說心中；

并不是为父舍得你，

万般无奈才应承；

你就不去也得去，

惹下人家了不成。

为了老少能活命，

你还要——

滿仓！

（接唱）乖乖儿地去当兵。

滿 仓 爹爹不要哭了，孩儿我、我去就是了！

（唱）爹爹不要多流泪，

孩儿心中也明白。

这才是蛇吃蛤蟆自己去，

老鹰抓鷄不敢飞。

咬紧牙根当兵去，

千愁万恨記心里。（截）

爹爹，不要哭，我明白啦，我去，将来要是能搞出
 个名堂回来，非把欺负咱們的人杀几个不可！

长 寿 （上去把滿仓抓住）哥哥，你不要去，我不让你去。

滿 仓 寿娃，哥哥去了，几天就回来啦。

长 寿 不，我不让你去！（抓紧满仓，好象满仓马上就要走）

老 刘 寿娃，不敢。（把长寿拉过来）哎！

滿 仓 爹爹，我走以后，单靠你老人家种地不行。我大姨想叫紅香給兴旺当媳妇，都是从小耍大的姐妹，成了夫妻才好。这样教兴旺多受点苦，給你帮一半忙，两家好比一家人，勉强着还能过得去，你說对不对？

紅香将头迈过去。

老 刘 哎！你說的也对。

滿 仓 那你就把我大姨跟兴旺叫来，我要当面給他們叮嚀几句话。

老 刘 好，长寿，叫你大姨跟兴旺哥哥到咱家来。

长 寿 噢。（下）

老 刘 前一向你大姨向我当面提过亲，本来我也看出兴旺是个好娃，不过我总想拿紅香給你换个媳妇，誰知道（长长的出一口气，哭了）誰知道你要……

滿仓，紅香擦泪。安兴旺拖着双目失明的安老婆上。

安老婆 （唱） 听说滿仓当兵去，

安兴旺 （唱） 急忙前来問根底。（截）

二人进門。

安老婆 他二姨夫，真的滿仓要当兵去嗎？

老 刘 没办法，老财主叫替二少爷当兵，鎮长說上边又要壮丁，他非去不可。

安老婆 哎！总想日本鬼子下去啦，好活几天，不料越来越

难过了，出粮納款还不算，把人都拉完了！

安兴旺 烂肝花狗日的心太坏啦！

安老婆 兴旺！你不要胡說乱道。（向周围看，低声）这里沒有外人吧？

滿 仓 沒有，大姨。（大声地）

安老婆 兴旺，不敢高喉嚨大嗓子，教人家听見了，咱又惹不起。滿仓，我娃到姨跟前来。

滿仓走来，安老婆抓住他。

安老婆 我娃不去还不行嗎？

滿 仓 大姨，不去不行。

安老婆 哎！咱們都命苦。（向老刘說話的那里）他二姨夫，娃走了，你这一家人咋办呀！哎！（又向滿仓）你媽死了还不到一年，你又要当兵，哎！不得了！不得了！（拭泪）

滿 仓 大姨，你不要哭，听我給你說：我走了，我爹老啦，还要我兴旺兄弟多照料哩。

安老婆 他照料是应当的，你大姨夫死的时候，兴旺才三四岁，全靠你爹招呼大的，他如今帮你的忙是应当的。

安兴旺 滿仓哥，放心，你走了，只要我有吃的，不能叫你家里的人受餓。

滿 仓 大姨，我跟我爹說好啦，紅香跟兴旺的亲事定了吧，以后咱們两家就跟一家一样。

保丁甲、乙气汹汹地喊叫着上。

保丁甲 老刘！老刘！（进门，）
保丁乙

众吃惊，安老婆与老刘更是抖顫，长寿藏在紅香身后，

紅香背过身去。老刘顛顛巍巍說話。

老 刘 啥……啥事？

保丁甲 啥事？你还不知道，鎮长教你滿仓馬上就去。

老 刘 你給鎮长說，他明天一早就来。

保丁甲 不行！就去！他是替二少爷当兵的，还有手續要早办哩，即刻就去。

老 刘 再等一会儿还不行嗎？

保丁甲 不行！不要麻煩！

滿 仓 （激忿而坚定的）好，我就去。

保丁甲 走！

滿 仓 爹爹，你們不要挂念我，我就走啦！（說着要出門）

众 人 （一齐上去拉住滿仓）嗯？你就走？

滿 仓 迟早总得要去，說去就去。

老 刘 嗯！（抓着滿仓呆望，不舍）

安老婆 娃，再待一会儿。

滿 仓 待不待一样，多待一会，大家多难过一陣。兴旺兄弟，現在咱們是亲上加亲啦，我的老人就好比你的老人，我的兄弟就好比你的兄弟，你能好好动彈照顧两家，兄弟，（叫板）我就是到了山南海北也就放心了！
（唱紧拦头）

叫兄弟听我把話講，

（換二六）我走后要你多帮忙。

两老二少靠你养，

为兄一时难回乡。

咬牙关出門把路上，

出門，眾隨之。

（喝場）那……那是老爹爹，大姨母。呵……我的好弟弟妹妹！

（唱流水）老老少少哭恹惶。

你們不要把我想，

勤勤苦苦過時光。（繞）

爹爹，大姨，你們回去。（咬牙握拳）我就走啦！

（毅然地下）

保丁甲 都回去，不准跟我們來。

保丁乙

眾人喚滿倉，長壽哭叫追下，被保丁甲吓回。保丁甲、乙押滿倉下。

老 劉 滿倉！滿倉！啊啲！

（唱帶板）我一見滿倉兒走了，

（扯喝場，眾隨着叫）

那……那是滿倉兒！滿倉！哎……

（唱流水）心中好似刀子割。

從此後日月更難過，

全家老少不得活。

眾哭着進門，下。

第三場 抓 丁

農民一愁容滿面，拿鋤頭上。